



抢救「非遗」黎锦



保亭南茂农场加茂村黎族妇女胡春芳首创“双面织”。陈厚志 摄

# 保护黎锦，海南在行动

设立传习场所，创新织造技艺，出版研究专著——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特约记者 黄青文 尹秋艳

2009年10月，我省黎族织锦纺、染、织、绣技艺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急需保护名录”，两年多来，海南在黎锦的抢救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特别是非政府层面的民间个人和研究机构，已出不少成果，也有一些创新。譬如，在传统技艺“双面绣”的基础上，用“织”的技艺，首创“双面织”，使黎锦双面图案的效果又多了一种织造技术，而且能做到正反两面图案完全不一；2011年，省民族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两部专著——《黎族织锦研究》和《黎族服饰图释》。



代龙被。陈耿 摄  
省民族研究所收藏的明

## 海南一直在行动

春天来了，海南岛中部山区还没有完全暖起来，但绿树田野之上，已是草长莺飞。正月十五一过，五指山市冲山镇福建村的黎族织女们便开始忙碌，她们聚集到村里篮球场边的工坊里，铺上草席，踞地而坐，摆好织机，穿针引线，为三亚、海口、广州和北京等地的企业或景区年前下的订单织造黎锦礼品。

2009年下半年，福建村的织女们在织锦能手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和黄慧琼的带领下，成立了两家经济实体织造黎锦礼品。然而，她们并非纯粹为了盈利，而是主动担当起传承技艺的责任，培养村里年轻一代的兴趣，传授传统织锦的工艺。

刘香兰的工坊有30人，还设有“五指山市黎族传统织锦纺染织绣技艺传习所(陈列馆)”，黄慧琼旗下的人数只有12人，但“五指山黎族织锦文化发展中心”就落户在那里，她的生产基地还是省民族技工学校“黎族织锦技艺班”的教学点。

像五指山福建村这样自发的民间保护和传承行动，保亭、乐东、东方和白沙等市县也一直在默默进行着。

政府层面黎锦技艺保护由省文体厅负责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具体指导实施，目前已经建立专门研究机构，通过普查和专题调查，用文字、录音、照相、摄像等多种手段，全面记录该技艺及其传承人的相关信息，并抢救和收集一批承载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信息的实物，分门别类，建档管理，建成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档案和多媒体数据库，组织召开学术会议，达到对该技艺进行研究、保护、传播、教育和普及的目的。

去年11月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《海南黎锦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》启动，计划用3年时间，系统研究黎锦技艺的历史和传承，最后出版90万字的《中国黎锦》一书。参与课题研究的省内外专家有20多位，他们将对黎锦的发展历史、纺织技艺、图案、服饰、龙被等进行系统研究，涉及民族学、纺织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。12月1日，课题组正式开始田野调查。

## “双面织”绝活的精彩演绎

居住在白沙润方言地区的黎族妇女，传承着一门其他方言人群所没有的刺绣的技艺——“双面绣”。刺绣分为“单面绣”和“双面绣”；“双面绣”是用色线在面料的正反面，绣出相同花纹图案的技艺。黎族润方言女子上衣的“双面绣”最为著名，体现了该技艺的精湛性和民族性。而最近几年在“双面绣”基础上创新的“双面织”，更叫人叹为观止。

据传“双面绣”的工艺源远流长，是黎族同胞相传久远的古老技艺，最近海南在这门技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新和突破。

2008年3月，保亭南茂农场加茂村黎族妇女胡春芳，首次织造出了两面具有一样图纹的黎锦，而传统的织锦通过提花，只能做到单面有图案，双面图纹的效果，只见于“双面绣”。

就此种意义而言，胡春芳是“双面织”的首创者。而后来者又有更绝妙的技艺。

2010年上半年，保亭新达

达黎族织锦编排技术研究室负责人刘超强，指导研究室的黎族姑娘张燕和张静姐妹，用一台特制的织机，耗时一个多月，织出了一幅163厘米×61厘米(图案篇幅为84厘米×57厘米)、正反两面图纹不一的黎锦，一面的图案是“大力神”(一说是“祖宗”)，另一面为“伏地龙”。

由于这台特别的织机要申请国家专利，春节前记者闻讯赶到保亭采访，但研究室人员不愿展示，只是介绍了织机可供两人同时各自织作，最后织出两面不同的图案。刘超强、张燕等人的“双面织”诞生后，海南省民族学会会长王学萍赞其为“世界首创”。

“双面绣的价值在于其技艺的古老，并不在于其难度。”善于对黎锦织法进行分析和解码的刘超强说。早在2006年初，保亭一批黎锦工艺爱好者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支持下，成立了新达达研究室。尽管6年来工作场所三易其地，但成果还是连连催生。

2006年4月，刘超强承担了县里“黎族织锦编排织造工艺”课题，半年后在计算机上成功研发出黎族织锦编排模板，实现了织锦图案的“所编即所织”的效果。凭借其编排的“意匠图”，织造者可以简单明了地走线和提花。

## 与苏州联手 恢复龙被织造技艺

2007年6月，由我省画家、黎锦收藏爱好者蔡良提供图案，保亭新达达黎族织锦编排技术研究室织出了长23米、宽58厘米的“黎族风情长卷”，色彩艳丽多样，图案惟妙惟肖，由31幅反映黎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画面构成，包括“黎族风情”、“黎家风俗”、“黎家吉祥物”、“七仙吉祥”和“祖先崇拜”等5个系列；这一年的11月，新达达研发、改良的黎锦手工提花织机，作为一项实用新型技术，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，这是海南首例黎锦织造改良技术获得的国家专利。

作为新达达研究室的“灵魂人物”，刘超强产生了恢复已失传多年的龙被织造技艺的念头。“龙被本身凝聚了黎锦纺、染、织、绣四大工艺，是黎锦艺术的集大成者，不抢救、不恢复、不传承，对不起黎族同胞，对不起后人。”身为客家人的刘超强是黎族人的女婿，对于黎锦的命运，在情感上一直有负担。

龙被上所绣的材料是丝质材料，但黎族却无制丝的历史记载，而丝绸织造工艺则以内地，尤其是江浙一带为盛。刘超强觉得，龙被上“绣”的材料和工艺可能来自江浙。他听说苏州宋锦研究所的钱小萍女士(苏州丝绸博物馆原馆长)，从线材和染料着手从事纺织品的恢复工作多年，便慕名于2009年底前去拜访。他提出与该研究所合作，一起恢复龙被织造技艺的请求，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不久，新达达将张燕送到苏州学习苏绣技艺，直到2010年4月才返琼。

今年，张燕还将再度上苏州，与当地世界民族工艺美术大师、高级合作艺术师卢招娣一道制作龙被。“按保亭与苏州的合作协议，今年内将共同织出一套(三幅)龙被，这将意味着龙被的织造技艺能够成功恢复。”张燕自信地对记者说。

## 专著连连出版

在积极保护和恢复黎锦传统技艺的同时，黎锦的历史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。

设在五指山市的海南省民族研究所，除了承担我省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业务，还有专人负责黎族织锦的征集、研究和生产工作。该所副所长林开耀，1990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，是一位黎族人的儿子，今年上半年就出版了一部将近17万字、图文并茂的专著——《黎族织锦研究》。

《黎族织锦研究》介绍了黎族古老的纺织技术、矿物和植物染料、织物的组织结构、黎锦发展状况和工艺特点、织锦图案、龙被、服饰以及黎族织锦的艺术等，比较全面和深入浅出地梳理了黎族织锦的演变脉络和艺术魅力。

“这部书我已经构思多年，也实地访问了很多黎族村寨，收集到不少服饰、龙被和生活用具等民间文物。”林开耀一边说，一边还向记者展示了30年前征集到的一套明代龙被，以及一套用藤编制的黎族男子服装。

就在林开耀的专著出版不久，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《黎族服饰图释》也正式面世，形象地展现了黎族杞、哈、润、赛、美孚5个方言支系的服饰。据该书图片的主要拍摄者和文字撰写者、副所长黄友贤和容炜俊介绍，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对黎族服饰的保护极其重视，专门制订了五年规划(2010年至2014年)，其中今年至少投入75万元，对原材料进行保护性种植，恢复植棉、捻线和纺棉等工序，并计划编写《黎族吉贝棉》、《黎族服饰织锦技艺》和《黎族染料植物》等书籍，2014年还将编辑出版《黎族服饰大观》一书。

保亭新达达研究室织出的“黎族风情长卷”。黄青文 摄

